



## 他眼重庆

重庆晨报  
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融合新闻实践工作室 联合出品

2026年4月3日，周五晚上，重庆市沙坪坝区三峡广场上，一群小孩正追着足球跑，领头的是一个橄榄色皮肤、五官混血感明显的洋娃娃。她踢一脚，传给旁边不敢抢球的伙伴；跑累了，手一举，做出暂停手势，所有人都停下来歇息；一旁有新朋友凑近，连忙上前说声“你好”。时间不早了，女孩跟着母亲准备离开。小伙伴们立刻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地喊：“姐姐，拜拜！”“姐姐，你明天还来吗？”还有胆子大点的，直接找家长要来手机，拉着她拍了合照。

“洋娃娃”叫汉诺娜，9岁，来自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也门。来重庆一年多，她从窗边张望的异国孩子，变成了广场上的“孩子王”。汉诺娜用三个温暖的印象定义这座城市：它会跳舞，坝坝舞里藏着最浓的烟火气；它会说“你好”，一句问候就能拉近距离；它会主动伸手，陌生人的善意总能及时抵达。如今，她不仅学会了中文、交了上百个朋友，更和家人一起，在这座热气腾腾的山城安了心、扎了根，用孩童最纯粹的视角，见证着重庆的包容与温柔。

## 一座会跳舞的城市

“花椒在舌尖上跳舞究竟是什么感觉？”6岁的汉诺娜一直好奇父亲口中的奇妙形容，这份好奇，让从小爱跳舞的她对重庆满心向往。

2024年8月，汉诺娜的父亲独自来重庆攻读博士，2025年1月，母亲带着她和弟弟赶来团聚。妈妈怕她吃辣，没让她尝火锅，她只能咬麻花解馋，心里却始终惦记着那种“跳舞般”的味道。后来，汉诺娜在小区门口、三峡广场，总能看到嬢嬢们伴着音乐摆手、转身，她悄悄跟着模仿，才发现重庆好像到处都在舞蹈。

重庆大学B区后门外的居民小区门口，每晚七八点总有广场舞队伍，大多是中老年人，偶尔有年轻人加入，汉诺娜的小小身影有时也在其中。她是队伍里唯一的孩子，眼神紧紧跟着大人，动作虽慢半拍，却为队伍平添了独特活力。

汉诺娜记得，2025年夏天第一次“闯入”坝坝舞队伍：三峡广场上，四五十位阿姨身着红上衣、牛仔裤，伴着音乐起舞，像一片红色波浪。她穿着连衣裙躲在一旁，害羞观望，手脚却忍不住偷偷比画。学会几招后，她鼓起勇气钻进了那片红色队伍。

阿姨们见这个异国小姑娘闯进来，并未惊讶。汉诺娜很快跟不上节奏，手脚乱晃摔了跤，音乐随即停下，几位阿姨围过来，手把手教她动作，学会后，好几根大拇指齐刷刷向她竖起。从那以后，汉诺娜常在小区搜寻舞蹈队伍，周末更盼着去三峡广场，钻进阿姨们的队伍里。跳了七八次后，她渐渐和大家熟络起来，认识了不少朋友，也学会了很多舞蹈动作。

也门传统舞蹈男女有别，女性右脚在前，以手部动作为主。汉诺娜说：“重庆的舞蹈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有活力，更有节奏，也非常优美。”她发现，重庆舞蹈的律动与家乡不同——节奏紧密，动作干脆，她深深迷上了这份活力。

汉诺娜还把全家拉进了舞池。2026年3月的一个周六，她和家人在三峡广场碰到一支舞蹈队伍，凭着经验，她默默挪到边缘跟着摇摆，随后大大方方用中文询问：“我们能加入吗？”阿姨们笑着点头让她加入，汉诺娜赶紧舞动起来，弟弟随即凑到她身边，父母也放下害羞跟了上去。就这样，汉诺娜带着一家人，融进了热气腾腾的舞步里，也融进了重庆的节奏。

## 一座说你好的城市

2026年4月3日下午，采访尾声，我们问汉诺娜：“你在重庆交了多少个朋友了？”她低下头掰着手指小声计算，来回算片刻后，有点不确定地说：“99个。再加上你们，已经超过100个了。我都是当成朋友算的。”“我每次下楼、出门都会碰到新的中国朋友，他们总是笑着跟我打招呼。”汉诺娜的朋友都是这样一点点攒下的，而这一切的起点，是一句简单的“你好”。

2025年2月春节刚过，刚来重庆不久的汉诺娜趴在窗台上，看楼下孩子玩捉迷藏许久，转头对妈妈说：“我也想玩，想交朋友。”她没有立刻下楼，而是精心准备了一周——挑了粉色滑板车，翻出拔河绳、足球，整齐摆好：“这是给朋友玩的。”

终于，爸爸陪她下了楼。小区滑梯旁，三个小女孩正抡着跳绳，汉诺娜抱着球站在几步外怯生生不敢动。其中一个女孩跳累了，抬头看见她，笑着挥手喊：“你好。”见她没反应，又招招手让出位置：“来，一起。”

▶ 汉诺娜一家

9岁也门女孩眼中的重庆  
会跳舞、会问好、会帮忙

◀ 汉诺娜与小伙伴们在三峡广场玩耍

▼ 可爱的汉诺娜



◀ 汉诺娜与家人在大学校园和学生合影

◀ 汉诺娜在学坝坝舞



汉诺娜后来说，听到“你好”的那一刻，心“咚”了一下就不紧张了。她走过去递出球：“我叫汉诺娜。”三个女孩围过来教她跳绳，绳子偶尔缠成一团，笑声却不曾间断。那天晚上，她在本子上画了三个小圆圈，念叨着：“我现在有三个中国朋友了。”虽然后来没再遇见她们，也忘了名字，但那声“你好”她始终记得。

第二天，汉诺娜遇见了后来的滑板搭子大美。两人语言不通，大眼瞪小眼，大美妈妈主动当起“翻译官”，还教汉诺娜“我们去那边玩”“来捉迷藏”等玩耍常用语。汉诺娜学一句就跑去找大美说，说错了两人就一起咯咯笑。

汉诺娜还跟着一个稍大的中国朋友学会了“手心手背”。朋友用手势夹杂简单英语，连比带画一遍遍演示规则，汉诺娜学了好几遍才弄懂，两人蹲得腿发麻，差点坐到地上。

今年上小学三年级的汉诺娜，主要在家通过阿拉伯语网课学习，家人正帮她申请进入重庆当地小学。她的中文从未请过老师，全靠听朋友说，跟着模仿，在玩耍中慢慢摸索。

如今她的中文早已“活”了起来：在家指着被弟弟咬坏的手表说“他是老鼠”，在快递站平板摔了就轻声安慰“不哭不哭”，说话还带着点重庆口音，常歪着头给家人表演刚学的重庆话。父亲满脸骄傲：“她学得比我们好多了。”而汉诺娜最好的中文老师，就是小区里那群跑得满头汗的小伙伴。

## 一座先伸手的城市

“在重庆，在你开口之前，就有人先伸出手了。”汉诺娜回忆着告诉我们。楼下阿姨见她穿得单薄，拉着她的手问“冷不冷”；便利店叔叔递东西时总会多问一句“拿得动不”；小区里刚认识的小朋友，也会主动分她玩具和水果。

汉诺娜来重庆的第二天傍晚，爸爸带她去大学操场踢球，场上两个陌生中国孩子和她各玩各的。不料她一脚踢飞心爱的球，球钻进灌木丛不见了，她急得扒开树枝寻找，天黑人未找到，爸爸只好拉她回家。第二天上午，汉诺娜再去操场时，昨天那两个孩子正朝她挥手，其中一个抱着她的球跑过来，比画着告诉她是自己从灌木丛里找到的。她愣住了，用生硬的中文说“谢谢”，后来跟妈妈说，那一刻觉得重庆人“像超人”，会悄悄帮你把丢的东西找回来。

2025年秋天，汉诺娜一家遭遇意外。他们骑摩托车去公园时，被一辆闯红灯的轿车撞倒，汉诺娜手指划破、肋骨发紧，妈妈脚被压伤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十来个陌生人涌了上来：有人扶摩托车，有人抱起汉诺娜问“娃娃你没事吧”，有人张罗叫救护车。肇事司机也慌了，一个劲说“送医院！送医院！”汉诺娜记得，有位阿姨蹲下来摸她的头，用重庆话说“莫怕莫怕”，本来想哭的她忍住了。

还有楼下便利店老板，见他们刚搬来，主动帮他们把桶装水扛四五百米送上25楼；中介热情耐心地教他们人脸识别、联系房东。这些事虽小，汉诺娜都记在心里，她和家人就在这一双双主动伸出的手中，在这座山城慢慢安了家、安了心。

汉诺娜现在已能独自走出小区闲逛，帮家人拿快递买东西。一次拍摄的夜晚，她和弟弟玩得太投入跑远了，他们的母亲只是走过来，微笑着轻声问我们：“进展还顺利吗？”她没有追，也没有着急张望——因为她知道，在重庆，不用担心，总会有人帮忙看着。这份安心，不是一天养成的，但如今已是寻常。

## [记者手记]

## 异国女孩在山城生了根

采访间隙，汉诺娜带着真诚的笑容说：“祝中国的大家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幸福的生活！”

2025年初，她刚来重庆和父亲团聚，那时还只会用比画和人交流。如今，她会跳广场舞，会说“你好”，习惯了重庆人伸手相助，也学会了伸出手去帮助别人。她记得和嬢嬢们一起跳舞的夜晚，记得陌生孩子帮她捡回的球，记得大美妈妈教她的每一句中文。她说，重庆是一座充满活力、友善与热情的城市。

汉诺娜一家对在山城的未来还有许多期待：顺利完成学业，长久生活下去，去更多地方看一年四季。汉诺娜则希望学好中文，将来像父母一样在这里读书深造……

她就像一粒种子，在重庆落了地、生了根，盼着有一天能长成一棵树。而这土壤里，有重庆城的律动，有重庆朋友的问候，也有无数重庆好心人先伸出来的手。

文字：蒋苗妙 辛雯静

图片：受访者提供，朱玉娇、王垂灵、张善宇拍摄

指导老师：刘丹凌

总策划：刘丹凌 郭小安 汤寒锋